

責任編輯：孫嘉祥



《春文藝》是六三二開本，每期約一百五十頁的大型期刊，無論在編排設計上都很有特色，一九四〇年代活躍於上海的名家端木蕻良、劉北平、田濤、劉盛亞、王西彥、李白鳳、徐遲……均為該刊執筆。范泉極重視培育新人，像當年初學寫作的台灣作家歐陽生，即在此處發表作品。

范泉編雜誌很重視插圖，早期的《春文藝》每期均用一個作家作主題，把他的肖像、手迹、活動照片及作品構不成錯。可惜好景不常，到一九四〇年代後期，通貨膨脹急劇，紙價如直昇機，日日上漲，《春文藝》為節流，第七卷減至一百頁，第八卷更減到五十頁，內容便見單薄，與最出色的第三、四卷比，遜色多了！



范泉與《春文藝》

許定銘

由范泉（一九一六至二〇〇〇）主編，永祥印書館出版的《春文藝》，是上海一九四〇年代非常重要的文學期刊，自一九四四年十月創刊，出至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第八卷三期停刊，共出四十四期，跨越五年，是當時難得一見的長壽文學刊物。第一卷出版時，是以叢刊形式出現的，每期有獨立書名：《兩年》、《星火》、《春雷》、《朝霞》和《黎明》。後來每六期一卷，每卷有劃一的封面設計。

美國老太的回答

趙暢



內地作家梁曉聲在中央電視台說起在美國的經歷，有一件事令他難以忘懷：有一次，正要橫穿馬路，這時紅燈亮了。一看左右兩邊都沒有汽車，只有一位老太太也正要橫穿馬路。他忍不住左右看了看，老太太說：「現在沒有汽車，為什麼不走過去？」老太太回答說：「也許，我們身後那棟房子裡，會有一個小孩正在看風景。如果他看見我們走過去，以後照我們的樣子橫穿馬路，也許就會出事。」

美國老太的「回答」，顯然出乎梁曉聲的意料。因為在國內，總有人不太情願遵守交通規則，尤其是面對上述「兩邊都沒有汽車」的場景，更是自作聰明地橫穿而去。否則，擔心被人視作傻瓜。殊不知，當你橫穿馬路而去之時，你的行為已經破壞了規則。若有人仿而效之，以至成為一種「共識」，那麼，在「爭先恐後」中遲早會有人出事。自然，也包含那些始作俑者。

美國老太的「回答」，對行人無疑是一種忠告、規勸，且是中肯的、誠懇的。突然想起，美國老太的「回答」，對高級官員牢守思想防線，確保廉潔自律，不是也有一定的啟示呢？黨有黨紀，國有國法。一月十八日，中共中央頒布施行《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》部分，圍繞八個「禁止」，提出了五十二個「不准」。這「禁止」、「不准」就是「紅燈」，誰若置若罔聞，見「左右兩邊都沒有汽車」，在僥倖心理的誘惑下「橫穿」過去，久而久之，從不貪到貪，從小貪到大貪，貪心必發，必將送滾滾「車輪」下。是貪，因貪污受賄而落馬的官員，其所以「死得不怕滾水燙」，前「腐」後繼，一個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其看到有人也在到處「闖紅燈」，而並沒有被「撞」。於是，就把暫時的僥倖當成了必然的邏輯。而一意孤行、為所欲為，到頭來，必逃脫不了被抓的命運。

僥倖心理要不得，如果說，貪心是焚燒的柴禾的話，那麼，僥倖便是澆上柴禾的油。無論是誰，千萬不能抱僥倖心理，千萬不要以為拿人家的錢和物無人知曉。古人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」的故事，不是生動動物的告誡嗎？暫且不說，你，貪官只要伸了手，被抓只是時間問題。若有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一，乃此之謂也。而況，有時「貪官是盜賊偷出來的，是情人告出來的，是朋友供出來的，是同犯咬出來的」。

不想成為「車輪」下的冤魂，那麼，你就得自覺遵守「交通規則」，不要「小聰明」，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

六「見」葉利欽

李景賢



因為工作關係，我曾有幸與俄羅斯前任總統葉利欽見過三次面。他每次都同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。此外，在電視上，「見」葉利欽的機會就更多了，至少有上百次吧，但有三次，所「見」到的葉利欽不同尋常，兩次政治味兒甚濃，另一次則人情味兒很重。在本文中，筆者着重重述同他的三次面談，同時也寫一寫他與人們三次不同尋常的「電視見面」。

葉利欽其人其事「回放」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我到駐俄羅斯使館出任公使。四天之後，即十六日，葉利欽乘專機前往中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。我作為使館的臨時代辦，到機場為他送行。因為送行時葉利欽會同我進行交談，我事前做了大量「功課」，把葉利欽其人其事，在腦子裡「回放」了好幾遍。葉利欽一九三一年出生於烏拉爾一個農民家庭，大學讀的是建築。他從政後自我介紹時，常常謙和地說：「本人資淺淺，人家稱我為這個「長」，那個「主席」的，我感到臉紅，不夠格。叫我做「建設者」，也許還

適合。」

葉利欽愛好運動，喜歡打排球、網球，晚年則更多在大樹林裡散步。他身軀高大，體魄強壯，喜歡吃狗魚餃子和喝伏特加酒，因飲得過多過量，健康受到較大損傷。

葉利欽喜歡小孩，有兩個外曾孫，其中一個與他同名同父名，也叫「鮑里斯·尼古拉耶維奇」。據說，孩子的父親尼古拉特維奇給孩子起了與葉利欽一樣的名字，以便讓孩子日後能分享外曾祖父的福、祿、壽。

葉利欽仕途之路雖不甚平坦，但在黨內系統，他官至蘇共中央書記、政治局候補委員；在蘇聯時期，他最終當上了俄羅斯聯邦的最高領導人——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，後改任總統。在蘇聯解體之前，他宣布俄羅斯為主權國家，給蘇聯總統艾爾巴喬夫來了個釜底抽薪，實際上使偌大的一個蘇聯成了個「空殼」。

我從多種材料了解到葉利欽的個人「特質」：

- 舉重若輕，堅定果斷。
- 不搞小圈子，逢年過節、過生日，只與家人團聚。不像蘇大林那樣，經常把周圍那幫「常委」們召集到身邊

，兩日一小講，五日一大宴，常常弄得一些人酩酊大醉。

- 不喜歡拉拉扯扯，討厭溜鬚拍馬。
- 尊重別人，講情義。
- 生性隨和、幽默。

一見葉利欽

坦白地說，我真怕見葉利欽，因為不曉得他要同我說些什麼，問我些什麼，我該怎麼應對。雖然聽說葉利欽待人隨和，但這位大人物對我這樣身份不高的人，究竟會怎麼樣，我心裡還是沒底，於是便抱着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到達莫斯科專機機場貴賓室。當我被俄羅斯外交部禮賓司司長介紹給葉利欽總統時，他用兩隻大手緊緊地握着我的手，十分和藹地說：「感謝代辦先生來為我送行！」

一站到六十剛出頭、長我七八歲的這位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的面前，我不知怎麼的，腦子裡突然閃現出陪我國外交部一位領導，第一次見到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情景：他威嚴地坐着，臉上露出一種與他這個「老外交」身份很不相稱的冷峻與乾澀。葉利欽總統給我的第一印象則迥然不同，在這位大人物身上，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某種親近感。

我正在對比、回味的時候，葉利欽以低沉的嗓音，緩慢地說：「同你們的總書記雖然沒有見過面，但這並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他。他一年多以前來過莫斯科，還到過了列寧格勒。」又說：「我期待着盡快與你們總書記在北京見面。」

葉利欽問：「你們總書記名字的中文發音怎麼念？」還說：「我得好好跟你學一學，練一練，免得得到時候唸錯了，那可是一件很丟人的事。」他跟着我「練」了三四遍之後，笑着問：「你看，「江」——「澤」——「民」，我唸得怎麼樣？發音準不準？」我說「準」，他立即轉過身對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說：「你看，代辦先生都誇我的中文發音準呢！」

葉利欽在登機前，一直站着與我交談。他提了好些問題，例如，江總書記目前在國家擔任什麼職務、中國國家元首是誰、中國準備何時實行總統制……還問我在哪裏學的俄文，俄文與中文相比，哪一種更難……

二見葉利欽

三天過後，我又一次見到了葉利欽總統。十九日下午，他從中國訪問歸來。在機場貴賓室，總統一見到我就莊重

地說：「這次去中國，作為俄羅斯總統，我完成了一項重大的歷史使命；作為一個俄羅斯聯邦公民，我實現了平生的一大夙願。」（指故宮）他接着說，今天本來要到中國南方鄧小平的一個「窗口」去看看的，停頓了一下後問我這個「窗口」的名字，我說「深圳」。他說，對啦，是叫深——圳，發音就更難。之後，又說，「深——圳未能去行，因為昨晚莫斯科給我去了個電話，說家裡出了點事。今天我只好趕回來處理。葉利欽還指着陪他一道回國的俄外長科濟列夫說：「我自己去不成你們那個「窗口」也罷了，可代辦先生你這位同行也跟着我「遭了殃」。」兩天過後，我看俄羅斯的電視新聞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葉利欽對記者說：「前幾天我在北京得到了一個消息，說家裡有人要搶公文包（指組閣爭奪席位），我只好提前從北京回來，以便整頓一下內務。」

三見葉利欽

我第三次見到葉利欽，已經是七年以後的事了。那是一九九九年，我在烏茲別克斯坦當大使。這一次，葉利欽總統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。在一場活動中，當我被介紹給葉利欽總統時，他說：「中國大使——偉大國家的使者！我同中國主席是好朋友，常常見面。不過，總共見過多少次，我也說不清了。」他讓我統計一下，他同中國主席一共見過幾次面。我想了一會兒說：「您同我們主席已見過十七八次了。」葉利欽聽到這麼大的數字後吃驚地問：「有那麼多嗎？」之後又說：「我與你們主席相處已經有六七年時間了。十七八次除以六或七，平均每年也就兩三次，不算多。」葉利欽總統還故作神秘狀，貼着我的耳朵說：「給大使先生透個信兒，我打算在今年年底要到中國看看，見見你們的主席，順便也去看看鄧小平的「窗口」。一九九九年底，葉利欽總統對我國進行了第三次國事訪問。這也是他作為俄羅斯總統最後一次出國訪問。葉利欽從總統一職退下來後，曾請過一位姓林的中國氣功師教他練氣功。二〇〇一年初夏，他應江澤民主席之邀，在大連接受了為期兩天的中醫治療。回國後，葉利欽高興地說：「是中國的山水和空氣，使我變得年輕。」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時整，在新的二十一世紀再過十二個小時就要來到莫斯科的時候，葉利欽突然在俄羅斯電視台宣布提前辭去「總統」職務，並讓「年輕有為的新政治家」——普京總理作為代總統，把俄羅斯帶入新千年。

（上）

怡紅院裡沒有「巧宗兒」

盧狄秋

小紅無疑是大觀園裡能力最強的丫頭之一，可她的職業生涯卻困難重重，不但不能加薪晉級，出人頭地，而且才能也一直得不到充分施展。擺在她面前的有三道坎：一是職業起點低，是在後院打雜的粗使丫頭；二是賈府的規矩多，屋裡的屋外的丫頭各有各的職責，輕易不得混雜；三是地位高一些的丫頭對她充滿敵意，容不得她在主子面前顯露本事。這三道坎兒像緊箍咒一般勒在小紅的頭上，使她稍有躍進之心便遭到迎頭痛一棍，乃至於心灰意冷，工作積極性也消失殆盡。有一天，賈寶玉口渴要喝茶。湊巧的是，丫環們各有各的事，有一刻功夫屋裡一個丫環都不在。就在這當口，小紅出現了。當然，這不巧是巧合。小紅內心裡一直不甘在後院做粗使丫頭，有心向上攀高枝，所以平日裡總是有意無意「越界」到前院來，想找機會在寶玉面前顯山露水，怎奈寶玉身邊的丫頭伶牙俐爪，根本不給她機會。這次可算是趕上了，不但進了屋，還撈到機會和主子進行了一番對話。可惜的是，好景不長。一會兒工夫，秋紋、碧痕就抬水進來了。二人見了小紅與寶玉單獨在一起，便大不自在。回過頭來，找到小紅與師問罪。秋紋宛啞啞了小紅一口，開口便罵：「沒臉的下流東西！……你等著做這個巧宗兒。……你也拿鏡子照照，配遞茶遞水不配！」

按現代人的眼光看，同樣都是打工妹，身份地位平等，誰不想在老闆面前討個巧、賣個乖，表現表現自己？機會是自己爭取到的，沒什麼丟臉的，誰有能耐誰去啊。可這個理兒在大觀園裡是行不通的，因為這裡不但有嚴格的身份限制，更有同為奴才的丫頭們拚着命地維護這個規矩——當然，維護規矩的目的是維護自己的利益與地位，生怕小紅這樣的「別有用心者」蓋了自己的風頭、搶了自己的飯碗。這就像上了車的乘客每每不耐煩停車帶客，無形中對車下的人抱有幾分敵意一樣。後來，小紅還會把希望寄託在賈府落魄主子賈芸身上，演繹了一齣丟帕、尋帕的愛情試探，不過也是無疾而終。直到遇到王熙鳳，才算是有了一個施展才能的舞台。我想，小紅一定是興高采烈地辦理調動手續的，無論怎樣，她在鳳姐兒身邊，地位要比在怡紅院高，按她的能力，做個項目主管是綽綽有餘的。從小紅在怡紅院的職場經歷中，我們發現，桎梏人才的脫穎而出，無疑要歸咎於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，而既得利益者對這個體制的熱心維護，和對人才突破桎梏的努力的敵視與阻撓，更是難以逾越的鴻溝。

多倫多忽然「富」了

姚 船

人可能會忽然富起來。譬如中了百萬千萬彩票，一夜發達，雖然機率只有兩千萬分之一，畢竟現實生活可見，要，不，怎，累，得，那，麼，多，人，夢，寐以求。但作為一座人口幾百萬的大城市，要一朝暴富是不可能的，就是地底下發現大金礦，開採也要以年計。不過，多倫多卻似乎做到了。

每年三月，也許是多倫多市民集體頭痛的時候。因為市府財政預算案出爐，地稅和有關服務收費又要增加。尤其是經歷了金融海嘯，民衆已勒緊腰帶，更覺百上加斤。

這天，傳媒提早接獲通知，市長苗大偉（David Miller）將有「重要消息」發布。人們紛紛猜測，是否這位已宣布不參加十月市選競逐的市長突然改變初衷？在隔天舉行的記者會上，苗大偉高興地宣布：更為準確的年終會計結算顯示，多市去年還有一筆超過一億元（加幣）的財政盈餘，令上月公布的盈餘合共有三億五千萬。由於有這筆意外之財，市府考慮用來減輕市民納稅負擔，將今年預算案中擬議的住宅物業稅增幅，從百分之四降至百分之二點九。另外，公車車票也不必加價。

這誠然是好事，但卻惹來炮轟。反對者尤其是幾位市長候選人，指苗大偉的預算案騙人，想藉此影響年底市選，為他的盟友造勢。懷雅遜大學一位政治學家認為，這種做法，其實是要改變市長競選的辯論主題，通過透露多市財政預算比想像中好，而轉移人們視線，不要像以往集中在服務外判和出售資產以削減開支等問題上。

而令市民困惑的是，為什麼短短不出一個月時間，整天喊窮的市長卻能像變戲法似的「變」出一億多元盈餘來？財務部門或其他相關部門是否不測而獲？幸而這一次是盈餘，倘若多了虧損，那地稅不是要立刻再調升嗎？民主社會的選民一般都知道，一到選舉年，政客就花樣繁多，許多提法、做法都別出心裁，令人摸不着頭腦。目的無非要人相信，最佳領導非他莫屬，就請他本人不再參選，也希望桂冠能落在繼承自己衣鉢的人頭上。

相對於多位已報名或表態的市長候選人的尖銳言詞，普通市民對「意外之財」的批評沒有那麼慷慨激昂，也許對政客的手法已見怪不怪了。有人還笑嘻嘻調侃道：送大禮嘛，有啥不好，希望以後的市長也能每年送一次！



葉利欽 (資料圖片)

齊菜餛飩香

曹乾石

迎春和齊菜是最早撥開春之門的使者，迎春花開出一片金黃時，齊菜也長出一野翠碧。這正是故鄉挖齊菜包餛飩的時候了。

每年「雨水」前後，絲絲春意伴細細春風，輕輕舞蹈着，悄然就來了。這正是陽氣上升時，一切都讓春風挑逗得萌動。野地裡的齊菜，經春雨澆灑，開始舒枝展葉，長得更粗壯有力，蓬蓬勃勃。【挖齊菜去！】那女子們便三五成群，趟田踏野，來到野外。她們手拿鏟子，纖纖玉手輕輕撥弄那一棵棵沾着水珠兒嫩綠嫩綠的齊菜。野地裡採來碧玉樣葉兒、白玉般的根兒的齊菜，拿回家洗淨經開水泡燙，切細，加上新鮮豬肉餡來包餛飩。如果加

上小蝦皮調鮮，吃起來真是比鮮雞、蟹肉餛飩還要鮮美呢！這齊菜餛飩算得上是上品小吃，清香可口，餘味綿長，吃一頓竟是一年，甚至是一生難忘的美食。

煮齊菜餛飩切忌過火，爛糊了餡要走失。因此要掌握火候，要等鍋裡的水燒開後，把餛飩落下，只須蓋一下鍋蓋，讓餛飩全部飄浮出水面，就可撈起食用。鮮鮮地上勺入碗，輕輕地咬一口，那齊菜餛飩更是翠綠如碧，豬肉益發鮮嫩香美，蝦皮越發潔白如玉。未曾下嚥便令人口水直流，吃一個真真地就品到了春的滋味。

江浙一帶早有拿齊菜餛飩敬神的古俗。正月初一春節，正月初九玉皇聖誕，正月十二財神生辰，正月十六天妃壽日，大家都要挖來齊菜割來豬肉包餛飩敬奉。其實，敬神是假，自己嘴饞倒是真的，借古人

霧都重慶的崢嶸歲月

葉 周



荒廢去歲的一年，我曾兩次去北京醫院看他，他見到我很高興，話也比較多。那時的他已開始更多的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，開始籌備撰寫回憶錄。

後來我終於讀到了嚴平所著的《陳賡傳》，嚴平作為陳賡的秘書，在荒煤最後的日子裡陪伴在他身邊，幫助他整理回憶錄。嚴平在書中描述了一段荒煤病逝前最後日子裡的狀況：「他躺在床上，精神時而清醒，時而糊塗。嚴平還夢見鄭君里、葉以群，他在夢中被人包圍，被人批鬥。他還夢見鄭君里、葉以群，他在夢中，他們要求他寫「文化大革命」，這個念頭平時更強烈地逼着他，使他不得安寧。」

我想如果荒煤老人寫「文革」，一定會記錄他與以群在重慶的永訣。因為在周恩來指導下工作，以及周恩來對他們的關心，是他們人生的榮幸，是生命歷程中的難忘記憶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論「文革」前對所謂「野蠻」的批判，或是後來對以群和鄭君里、趙丹的迫害，都有着清晰的指向，目標所向就是周恩來。歷史的疑惑不可能留白，真相終將被揭露！

（四—四，全文完）

「文革」以後，我終於有機會在北京張穎家中訪問了她，張穎是重慶時期周恩來副主席的文藝秘書，負責周恩來和以群間的聯繫工作。她送了我一本她寫的書，其中記載着這樣一段北京以群冤死四年之後，一九七〇年秋盡冬初的一個星期天，在北京南海的西山廳周恩來總理住所，張穎拜見了周恩來總理。

當時席捲全國的「文革」野火已經燃燒了四年，全國滿目瘡痍。剛剛過去的夏天，中央在廬山「打倒了兩個中間派」，會上林彪和江青為首的兩大「文革陣營」開打了九個中間派，全會來總理為了維持全國的秩序，「理萬機，幾近心力交瘁。可是即便在這種極其險惡的政治氛圍中，周總理仍然十分關心與他聯繫緊密的文藝界。

他聯繫緊密的文藝界。周總理開切地問起了文藝界許多同志的情況。我便將從小報上讀到的和道聽途說的講了一些。總理對一點一滴的情形都聽得入神，並且關切的追問。可想而知，為總理的眼神顯得憂鬱，常常陷入沉思和無聲的慨嘆。突然，總理問到：「以群真的自殺了嗎？」我肯定地地點點頭，證實以群已於「文革」初期去世了。我沉痛的告訴總理：從上海派來的外調人員曾經多次嚴厲地對我質問過以群的情況，我也曾設法探問，並且得到證實，以群確實已被迫自殺了。聽了我的話，周總理沉默了。我仍深深地記得：恩來同志為這位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，共事多年的戰友之死，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悲傷。」

種種跡象表明，從江青之流嘴裡說出來的「他們」和「我們」的鬥爭在「文革」以前早已開始，到了「文革」之初更是變本加厲。不但是江青、張春橋視作以周恩來為首的「他們」，一忠耿耿服務的人，是「通天幹部」。對於周恩來的暗算在「文革」之初已經劍拔弩張，後來的一批林批孔「反周公」運動只是一種更加明目張膽的喧嘩而已。

「文革」以後，我終於有機會在北京張穎家中訪問了她，張穎是重慶時期周恩來副主席的文藝秘書，負責周恩來和以群間的聯繫工作。她送了我一本她寫的書，其中記載着這樣一段北京以群冤死四年之後，一九七〇年秋盡冬初的一個星期天，在北京南海的西山廳周恩來總理住所，張穎拜見了周恩來總理。

當時席捲全國的「文革」野火已經燃燒了四年，全國滿目瘡痍。剛剛過去的夏天，中央在廬山「打倒了兩個中間派」，會上林彪和江青為首的兩大「文革陣營」開打了九個中間派，全會來總理為了維持全國的秩序，「理萬機，幾近心力交瘁。可是即便在這種極其險惡的政治氛圍中，周總理仍然十分關心與他聯繫緊密的文藝界。

他聯繫緊密的文藝界。周總理開切地問起了文藝界許多同志的情況。我便將從小報上讀到的和道聽途說的講了一些。總理對一點一滴的情形都聽得入神，並且關切的追問。可想而知，為總理的眼神顯得憂鬱，常常陷入沉思和無聲的慨嘆。突然，總理問到：「以群真的自殺了嗎？」我肯定地地點點頭，證實以群已於「文革」初期去世了。我沉痛的告訴總理：從上海派來的外調人員曾經多次嚴厲地對我質問過以群的情況，我也曾設法探問，並且得到證實，以群確實已被迫自殺了。聽了我的話，周總理沉默了。我仍深深地記得：恩來同志為這位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，共事多年的戰友之死，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悲傷。」

種種跡象表明，從江青之流嘴裡說出來的「他們」和「我們」的鬥爭在「文革」以前早已開始，到了「文革」之初更是變本加厲。不但是江青、張春橋視作以周恩來為首的「他們」，一忠耿耿服務的人，是「通天幹部」。對於周恩來的暗算在「文革」之初已經劍拔弩張，後來的一批林批孔「反周公」運動只是一種更加明目張膽的喧嘩而已。